

土耳其寻求加入金砖国家的 动力与可能性分析*

曾向红** 杨 猛***

内容提要 2018年7月25日，金砖国家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受邀参会的土耳其总统在峰会期间明确表达了土耳其欲加入金砖国家的立场。土耳其寻求加入“金砖国家”有其在脱亚入欧（西方）过程中受阻带来的外部推力和“金砖国家”对土耳其的吸引力两方面因素。通过在立场一致性、地区代表性、扩员必要性和准入程序性四个方面与南非“入会”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目前土耳其和金砖机制面临的内外形势，可以发现在能否加入“金砖国家”这一问题上，存在金砖机制目前有扩员的必要、土耳其与金砖机制五个成员国关系均较为稳定等优势条件，但同时土耳其也面临诸如“金砖国家”并不想成为反西方联盟，近期土耳其爆发货币危机以及土耳其国内在加入“金砖国家”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等障碍。

关键词 土耳其 金砖国家 南非 “金砖褪色论”

2018年7月25~27日，金砖国家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以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轮值主席国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参会期间，埃尔多安呼吁金砖国家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

* 本文得到2019年度兰州大学人文社科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欧亚秩序与‘一带一路’研究”（项目编号：2019jbkyjd005）与其他类别项目（项目编号：2019jbkytd002、2019jbkyzx014）的资助。感谢《中东研究》匿名审稿专家中肯的修改建议。

** 曾向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

*** 杨猛，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以便土耳其能够加入该组织。埃尔多安还表示, 他的提议已经得到金砖国家成员, 尤其是中国的欢迎, 并声称“如果接受土耳其加入, 金砖五国将变成金砖六国”。^① 长期以来, 土耳其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密切, 在国际机制的选择上, 土耳其也显示出更愿意加入那些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或参与的国际机制的偏好。而金砖国家由中国、俄罗斯^②、巴西、印度和南非五个非西方国家组成, 为何土耳其寻求加入? 加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本文尝试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解答。

一 土耳其寻求加入金砖国家的动力

土耳其为何寻求加入金砖国家? 一方面因为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裂痕, 促使其寻找替代机制以满足其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需求; 另一方面因为在土耳其看来, 金砖国家成员均是某一地区的大国, 土耳其加入金砖机制是对其中东领导者身份的一种承认。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促使土耳其做出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决策。

(一) 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的外部推力

长期以来, 土耳其一直执行西向的对外政策。这植根于土耳其的对外关系历史, 从凯末尔时代起, “脱亚入欧”就被确立为土耳其的一项基本国策。^③ 至今, “向西看”依旧是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维度, 但自埃尔多安上台以来, 土耳其追求独立自主、不再寻求一味依附西方的外交转向越来越明晰。这一方面是土耳其实力增长使然, 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排斥土耳其, 没有对土耳其的示好做出积极回应。长期的“被冷落感”以及近期与美欧的多方分歧导致土耳其逐渐对西方失去了信任, 并开始重新审视土耳其的外交布局。在这种情况下, 影响力日益扩大的金砖国家机制成为土耳其的“外部选项”。加入金砖国家一方面能够为土耳其带来现实利益,

① Vahap Munyar, “Erdogan suggests adding ‘T’ to BRICS”, Daily News, July 29, 20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erdogan-suggests-adding-t-to-brics-135160>.

② “西方国家”一词有多层含义, 但其文明属性更加凸显, 一般认为, 西方国家指代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及新教的美欧发达经济体。本文沿用这一惯例, 假定俄罗斯不属于“西方国家”。

③ 田文林:《土耳其战略转型及其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土耳其与西方的议价能力。

近年来，土耳其与美国在多个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支持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民兵武装，同时土耳其也未能从美国引渡被控策划了土耳其 2016 年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这令土耳其感到愤怒。^① 相应地，土耳其拒绝美国提出的在经济上孤立土耳其邻国伊朗的要求，并表示将继续进口伊朗天然气。^② 另外，土耳其决定从俄罗斯进口 S-400 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拘押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引发美国不满。^③ 其中，两国因安德鲁被拘押引发的争执迅速升级。安德鲁被控参与 2016 年土耳其未遂政变而遭逮捕，在被拘押近两年后，土耳其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将其改为软禁，但仍禁止其出境。^④ 美方则要求土耳其立即释放安德鲁，并威胁如果不释放该牧师，美国将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回应是：制裁不会使土耳其后退一步。^⑤ 2018 年 8 月 1 日，美国对土耳其两名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冻结了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卜杜哈米特·古勒（Abdulhamit Gül）和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Süleyman Soyulu）的财产，同时还禁止美国人与这两人从事交易。^⑥ 制裁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同时给双方其他方面的合作带来消极影响。受美土关系以及土耳其购买俄防空系统的影响，美国国会出台法

-
- ① Thomson Reuters, “Turkey says it won’t extradite any suspects to U. S. until it gets Fethullah Gulen,” CBC, January 11, 2018, <https://www.cbc.ca/news/world/erdogan-turkey-us-gulen-1.4482450>.
- ② “Turkey told U. S. it opposes sanctions on Iran; foreign minister,” Reuters, July 24,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oil-iran-turkey/turkey-told-u-s-it-opposes-sanctions-on-iran-foreign-minister-idUSKBN1KE27J>.
- ③ “US to Introduce Sanctions Against Turkey if It Buys Russia’s S-400-State Dept,” Sputnik International, June 26, 2018, <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806261065794849-us-sanctions-turkey-s400/>.
- ④ “Turkey to place US pastor under house arrest after over 600 days in prison,” *The Guardian*, July 25,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jul/25/turkey-andrew-brunson-american-pastor-released-house-arrest>.
- ⑤ Eric Levenson, “Who is Andrew Brunson, the detained pastor central to the US-Turkey dispute?,” CNN, July 29,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7/29/politics/andrew-brunson-pastor-turkey-detained/index.html>.
- ⑥ Karen De Young, Felicia Sonmez, “U. S. sanctions two Turkish officials over detention of American pastor,”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easury-department-imposes-sanctions-on-two-turkish-officials-over-detention-of-american-pastor/2018/08/01/f7705876-95b2-11e8-a679-b09212fb69c2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b9659819d209.

案暂缓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机。^① 另外, 土耳其计划在 9 月份举办有土耳其、俄罗斯、法国和德国代表参与的四国峰会以讨论叙利亚重建问题,^② 美国被排除在外, 这表明土耳其刻意降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作用。

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也渐行渐远。土耳其一直寻求加入欧盟, 但未能与欧盟在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另外, 近些年来双方在欧洲难民危机、土耳其修宪公投、人权以及 2016 年土耳其未遂政变等问题上分歧不断, 导致双方关系逐渐疏远。为何欧盟不愿接纳土耳其? 为何西方国家始终对土耳其抱有戒心? 要回答这一问题,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或许可以给我们启发。冷战结束后, 世界政治的划分不再以意识形态而是文明 (或文化) 为依据。^③ 土耳其入盟遭遇文明隔阂。西方国家不太可能接纳伊斯兰文明属性的土耳其, 尽管土耳其被获准加入了北约, 但这被认为是西方的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因为土耳其在中东的关键位置, 使得西方不得不依托土耳其以实现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利益, 尤其是把土耳其当作抵御苏联 (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 向自由世界渗透的前沿阵地。但当土耳其申请加入成员国同质性较高的欧盟时, 欧洲国家则表现出更多的谨慎和怀疑。应该说, 土耳其融入欧洲的痛苦经历, 使土耳其遭到蔑视, 甚至产生了一定的怨恨心理。而近期美国不顾土耳其北约盟友身份而以制裁相威胁强硬要求土释放美牧师, 以及欧盟国家对土耳其修宪公投横加指责, 导致土耳其产生了一种被“羞辱”的愤怒感。在这种情况下, 土耳其表达想加入金砖国家可以被理解为对西方的一种抗议, 同时可以有效提高与西方在诸如“入盟”和土美在对伊朗制裁等争议问题上的谈判能力。

(二) 金砖国家对土耳其的吸引力

金砖国家的五个成员国均是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大国。其中, 中国是东亚的代表, 俄罗斯是欧亚的代表, 印度是南亚的代表, 巴西是南美洲的代

① Katrina Manson, “Congress moves to ban F-35 delivery to Turkey,” *Financial Times*, July 24,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a2310328-8f50-11e8-bb8f-a6a2f7bca546>.

② “Turkey planning summit with France, Germany, Russia,” *The New Arab*, July 29, 2018, <https://www.alaraby.co.uk/english/news/2018/7/29/turkey-planning-summit-with-france-germany-russia>.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 2010。

表，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代表。如果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则顺理成章地会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的代表，这实质上是对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领导者的角色身份的一种承认。

土耳其追求地区大国身份由来已久。以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硬实力增长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刺激土耳其寻求世界强国身份和中东地区的领导者地位。在其全盛时期，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包括部分中东在内的广大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随着土耳其自身实力的增长，其试图重现奥斯曼帝国荣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2009年5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认为，土耳其应该向地区超级大国方向发展，恢复古代奥斯曼帝国历史雄风，重建同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中亚人和高加索人的传统关系，而伊斯兰正是土耳其与这些地区的共同精神纽带。^①

目前，土耳其已经成长为各方面综合实力较强的地区大国。

在政治上，土耳其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世俗国家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桥梁。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与西方国家在安全方面保持紧密合作，同时土耳其穆斯林世俗化程度较高，政治精英普遍反对宗派主义，^②与其他中东国家没有教派纷争，因此能够团结中东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而且土耳其的世俗国家模式符合西方国家改造中东的目标，这就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提供了部分理由。

在经济上，土耳其已成长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2017年，土耳其GDP为8511.02亿美元（以现价美元计），世界排名第17位，中东国家排名第1位。^③土耳其国民经济门类齐全，产业结构相对合理，^④2017年其农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6%、29%、18%和

① 田文林：《土耳其的中东大国梦》，《中国报道》2010年第9期。

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第13届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表示：我信仰的宗教既不是逊尼派，也非什叶派，我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就像我的17亿兄弟姐妹一样，我只是一个穆斯林。参见 <https://www.tcgb.gov.tr/en/news/542/42577/president-erdogan-addresses-the-opening-session-of-the-13th-islamic-summit>。

③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TR&view=chart>。

④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探析》，《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53.3%。^① 土耳其农业和工业基础较好,服务业逐渐成长为土耳其的支柱产业,其中旅游业、航空业和电信业的贡献最大。^② 除此之外,土耳其军工、能源、科技等领域也发展迅速。以能源为例,土耳其本国并不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但凭借其地跨欧亚的优越地理位置,土耳其成为能源运输过境大国,素有“能源枢纽”或“能源走廊”的美誉。^③ 目前,土耳其境内已建成和将要建成的跨国油气管道线有多条。其中东西向干线有 5 条,南北向干线有 3 条。俄罗斯能源出口的 60%,伊朗的 30% 经过土耳其。^④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运送能源的路线受限,土耳其的能源地位更加凸显。^⑤ 2017 年 7 月 9~11 日,第 22 届世界石油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土耳其政府提出把土耳其建成世界能源贸易中心的宏伟目标,表明土耳其建立能源大国的雄心和抱负。^⑥

在军事实力上,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军队规模超过 120 万,包括现役军人、准军事部队和后备军。^⑦ 土耳其军工业较为发达,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仿制能力,又由于与西方的安全联系使得土耳其能够及时获得西方的新先进武器。根据 2018 年全球火力指数排行报告,土耳其世界排名第八,位居日本之后,中东地区排行第一。^⑧ 因此,从综合实力上看,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名副其实的大国,这也是土耳其追求中东地区领导者的底气所在。

土耳其追求中东地区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在其开始积极参与中东事务。长期以来,尽管土耳其 97% 的领土在亚洲,95% 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土耳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http://wdi.worldbank.org/table/4.2>。

② 阚宏、张晨雨:《谁将成为下一个“金砖国家”》,《现代商业》2012 年第 5 期。

③ 魏敏:《土耳其的能源大国雄心》,《中国石油报》2017 年 7 月 11 日,第 2 版。

④ 田文林:《土耳其的中东大国梦》,《中国报道》2010 年第 9 期。

⑤ 关于近年来土俄关系,参见王晋《当前土耳其对俄罗斯政策探析》,《中东问题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⑥ Georgi Gotev, “Turkey voices energy ambitions at World Petroleum Congress,” *Euractiv*, July 11, 2017,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turkey-voices-energy-ambitions-at-world-petroleum-congress/>.

⑦ “Gauging the Strength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Geopolitical Futures*, May 10, 2018,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gauging-strength-turkish-military/>.

⑧ Dominic Dudley, “The 10 Strongest Military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Forbes*, February 26,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2/26/ten-strongest-military-forces-middle-east/#4d20c26a16a2>.

其在国家身份认同上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①正因如此，土耳其极力向西方靠拢，较少关注中东地区事务。但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被重塑，土耳其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由“向西看”转为“东西并重”，欧亚主义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开始逐渐从中东地区退出，同时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这种背景也为土耳其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以叙利亚问题为例，土耳其积极发挥地区斡旋者的角色，在停战以及重建等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与美俄等域外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积极博弈。这一方面使得土耳其增强了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塑造了土耳其地区秩序构建者的角色。

土耳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效，但地区领导者身份的获得还需要中东国家和域外大国的承认。就中东地区而言，虽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使得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有所提升，但由于土耳其的西向战略，以及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抱负，使大部分中东国家对之抱有一定的戒心。土耳其一直希望获得域外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的支持。但后者对土耳其中东领导者身份的承认是极其有限的。一方面，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拒绝美国制裁伊朗的提议导致美土关系产生嫌隙，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俄越走越近，在许多问题上与西方立场相悖，这也导致美欧国家对土耳其疑虑加重。如此一来，土耳其寻求加入“金砖国家”机制，试图以此获得金砖五国对其地区领导者身份的承认。金砖五国均是具有地区代表性的国家，吸收新成员时要考虑地区代表性的因素也是金砖五国的基本共识。如果土耳其能够加入“金砖国家”，那么土耳其将自身塑造为中东地区代表的努力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承认。

二 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的可能性：基于与南非的比较分析

土耳其能否加入金砖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对土耳其和金砖国家双方的意愿以及能力进行考察。金砖国家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入盟”标准，但通过对后来加入金砖国家的唯一成员——南非“入会”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为本文考察土耳其“入会”带来有益启示。南非于2010

^① 田文林：《土耳其的中东大国梦》，《中国报道》2010年第9期。

年 12 月 23 日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同时南非也是该机制建立以来吸收的唯一新成员。在南非加入之后,许多国际观察人士就金砖国家下一次的扩员时间及扩员对象问题进行了诸多分析和预测。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南非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明确表达土耳其想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后,金砖国家的扩员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热门话题。下文在分析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过程的基础上,从立场的一致性、地区的代表性、扩员的必要性和准入的程序性四个方面考察土耳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可能性。

(一) 立场的一致性

任何组织或机制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组织得以建立、维系和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上海精神”上,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金砖国家目前虽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其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改革现有世界秩序为己任。在金砖国家的认知中,现有世界秩序并不公平,欧美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相对较小,因此需要对现有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具体而言,金砖国家在政治上要求改革联合国等全球治理组织和机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经济上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及改革 G20 等经济治理机制,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任何国家在决定是否加入金砖国家机制前,都必须首先考虑本国是否认同金砖国家隐含的价值取向。

南非认同金砖国家对现有秩序改革的立场,是其能够加入金砖国家的前提。实际上,在加入金砖国家机制之前,南非已经在话语上要求对现有世界秩序做出改变,且有诸多具体实践。早在 2001 年,南非就提议建立由中国、南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组成的“南方八国首脑会议”,通过集体磋商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声音。^① 2003 年,南非和印度、巴西成立三国对话论坛 (IBSA),三国都谋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为联合国是二战的产物,在如今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以

^① 徐国庆:《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析》,《西亚非洲》2011 年第 8 期。

解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① 2009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建了气候谈判领域中的“基础四国”合作机制，该机制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正是由于南非在改革现有秩序方面与金砖国家的立场一致，南非才有意愿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18年金砖峰会上的表态，实际上已表明土耳其有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但鉴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特殊性以及领导人讲话中经常存在的不一致性，我们还需要寻求更多的证据以求证土意愿的真实性。长期以来，“向西看”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正如土耳其著名政治学家巴斯基恩·奥兰（Baskın Oran）2001年时指出的，西方主义和在国际事务中维持现状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两个主要原则。^③ 但随着土耳其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欧美国家因经济危机导致相对实力的下降，土耳其外交政策也呈现越来越多的自主性特征。这种自主性一方面表现为土耳其不再唯西方是从，开始寻求与更多的国家建立联系。比如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上积极斡旋，以及试图主导伊斯兰合作组织，并不顾美国反对执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等等。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土耳其要求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寻求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以获得更大发言权。土耳其和巴西、印度以及南非等金砖国家成员的诉求一致，一直以来均要求对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进行改革。2017年9月19日，埃尔多安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表示：我们希望安理会成为一个民主、透明、公正和高效的机构。我们建议安理会由20名平等的成员组成，每届任期2年，每年改选其中1/2。^④ 2018年3月15日，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在第六届全球巴库论坛上指责联合国安理会在面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平民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时毫无作为。他认为安理会成员的选择应该考虑国际代表性以确

① 时宏远：《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缘起、成就与挑战》，《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付宇：《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

③ Oran Baskın, *Türk Dış Politikası I*, İstanbul: İletişim, 2001, cited in Gokhan Bacık, “Turkey and the BRICS: Can Turkey Join the BRICS?,”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4, 2018, p. 767.

④ “We Wan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Attain a Democratic, Transparent, Just and Effective Structure,”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ugust 19, 2017, <https://www.tcgb.gov.tr/en/news/542/83546/bm-guvenlik-konseyninin-demokratik-seffaf-adil-ve-etkin-bir-yapiya-kavusmasini-istiyoruz>.

保公平, 并指出安理会没有非洲和伊斯兰国家的代表, 这种各大洲之间的差异违背了正义原则。^①

土耳其也希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2016 年 11 月, 土耳其总统在土耳其—非洲经济和商业论坛 (TABEF 2016) 上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认为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财政支持的同时, 借机绑定各种附加条件以推进其议程,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创造就业机会而筹集资金的幌子下向上操纵贷款利率, 这意味着把非洲国家变成傀儡并阻碍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② 此外, 土耳其领导人也时常提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分配制度的必要性以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同时要求建立可替代性的货币机制。比如在 2012 年欧盟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时, 土耳其就倡导建立一个可替代欧元区的“土耳其里拉区”。^③ 此外, 土耳其还提议建立新的全球货币制度以抗衡美元的世界霸权。近期美国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后, 土耳其里拉大幅下跌, 为了减缓美元压力, 埃尔多安宣称准备同贸易伙伴如中国、俄罗斯、伊朗、乌克兰等国家进行本币贸易结算。^④

因此,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土耳其与金砖国家在目前世界秩序需要进行改革的立场上基本一致, 说明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机制有着一定的主观意愿, 这就为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奠定了必要基础。

(二) 地区的代表性

地区代表性是南非能够加入金砖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之前, 在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这两个重要的指标上表现优异。2001 ~ 2010 年, 南非 GDP 从 1216 亿美元 (现价美元) 增至 3753 亿美元 (现价美

① “Turkey PM: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is Inevitable,” *Middle East Monitor*, March 15, 2018,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80315-turkey-pm-un-security-council-reform-is-inevitable/>.

② “Turkish President Calls for IMF Reforms,” *The Herald*, November 3, 2016, <https://www.herald.co.zw/turkish-president-calls-for-imf-reforms/>.

③ “Turkish PM Supports ‘Turkish-Lira Zone’ Alternative to Eurozone,” *Daily News*, October 31, 2012,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ish-pm-supports-turkish-lira-zone-alternative-to-eurozone-33629>.

④ “Turkey Ready for Trade with Partners, Including Russia, in National Currencies-Erdogan,” *Tass*, August 11, 2018, <http://tass.com/economy/1016914>.

元), 增长了三倍多, 年均增长率为 13.3%。^① 南非在金融、通信、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发展良好。此外, 南非拥有较好的资源禀赋, 2010 年南非的蓝晶石、铂族金属、钛铁矿、铬铁矿、铬铁和蛭石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金红石、钒和锆石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锰矿产量居世界第三位, 黄金产量居世界第四位, 铋、锰铁、铀、锆等产量也很多。^② 这些均为南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与金砖四国相比, 南非在经济实力上存在较大差距。2010 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 3753 亿美元 (以现价美元计) 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0.56%, 位居世界第 27 位。而金砖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弱的俄罗斯 2010 年 GDP 为 1.525 万亿美元 (以现价美元计), 是南非的 4 倍多,^③ 更遑论金砖国家中的领头羊——中国。中国在 2010 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位居世界第二。这也是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许多人认为南非加入金砖并不“合格”, 如“金砖之父”奥尼尔就表示: “南非的经济规模非常小, 在我看来, 在‘金砖国家’里加上南非没有什么道理。”^④ 此外, 非洲的尼日利亚与南非的经济规模相差不大, 但人口几乎是南非的 3 倍^⑤, 金砖国家为何选择南非而不是尼日利亚也令人感到疑惑。

针对南非的诸多质疑有其合理之处, 但若要考虑地区代表性这一指标的话,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符合逻辑。尽管金砖概念从提出之日起就以经济为其核心内容, 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金砖国际机制也逐渐走出单一的经济范畴, 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其中, 追求全球政治影响力开始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诉求。反映到吸收新成员的指标上, 被吸收对象国的地区代表性能为金砖国家扩大政治影响力, 故而格外受到重视。南非正是由于其无可替代的地区影响力才能脱颖而出, 成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南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力至少体现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ZA&name_desc=false&view=chart。

② 鲍荣华、于艳蕊:《2010 年南非矿产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情报》2011 年第 11 期。

③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RU&view=chart>。

④ Sébastien Hervieu, “South Africa gains entry to Bric club,” *The Guardian*, April 19,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apr/19/south-africa-joins-bric-club>。

⑤ 2010 年南非和尼日利亚 GDP 分别为 3753 亿美元和 3691 亿美元; 人口分别为 0.5079 亿和 1.586 亿。

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经济总量而言，南非国内生产总值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生产总值的 1/3，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① 其次，南非在非洲金融、电力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以交通为例，南非是其他金砖国家通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商业的交通枢纽，非洲 80% 的铁路网位于南非。^② 南非的德班与理查湾是非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和散货港口。^③ 最后，南非把非洲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心。南非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泛非主义者，其中前总统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 提出的“非洲复兴”思想强调实现非洲的一体化，更是泛非主义的延伸和发展。^④ 在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南非常以非洲代言人的身份为整个非洲的利益发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金砖国家”吸收的并不是南非一国，而是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所以，在论证土耳其能否加入金砖国家的问题时，也必须考虑地区代表性这一重要指标。

地区代表性集中体现在土耳其对地区领导者的追求上，但土耳其寻求中东地区领导者过程中存在竞争者。自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原有的地区权力格局被重塑。埃及实力衰退明显，无法再担负起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称号，伊拉克则被彻底削弱。实力增长的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以色列都试图成为中东地区新的领导者，但由于目前没有任何一国的实力远超其他国家，导致中东仍然呈现支离破碎的状态。沙特是土耳其强有力的竞争者。沙特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成为伊斯兰逊尼派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并一直力图强化由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组成的对抗伊朗的统一阵线——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朗因美国发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获得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⑤ 此前，伊朗与逊尼派主政的伊拉克和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关系长期不睦，美国以反恐旗号发起的两场战争，客观上为伊朗扫除了影响其发展的地区障碍，同时也间接推动中东什叶派势力的壮大。以色列军事实力和科技实

① 李新烽：《南非抱“金砖”意义非凡》，《当代世界》2011 年第 2 期。

② 徐国庆：《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析》，《西亚非洲》2011 年第 8 期。

③ 舒运国：《南非：非洲的新兴大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④ 舒运国：《南非：非洲的新兴大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⑤ 王富忠：《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大国的机遇和挑战》，《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 年第 8 期。

力较强，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问题和与邻国的领土纠纷，使其一直受到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国家的猜忌和排挤。埃及虽在阿拉伯之春后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近乎停滞，但因其人口众多，内政外交理念成熟，且因毗邻巴勒斯坦而在巴以问题上具有传统影响，仍将是中东不可忽视的力量。^①

就目前来看，中东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国家除了土耳其之外，还至少包括沙特、伊朗、以色列和埃及等国。但由于存在各种限制条件，这些国家仍没有足够实力成为地区主导性大国，中东仍处于“群龙无首”的破碎化时期。土耳其能否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者尚需时日检验，土耳其的中东地区代表性也因此呈现不明朗态势。

（三）扩员的必要性

上文已经分析了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和能力，还需要对金砖国家机制本身扩员的意愿进行考察。这里仍然将土耳其与南非进行比较。金砖国家吸收南非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需要密不可分。2010年，世界各国仍处于治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由于新兴经济体实力的壮大，全球治理需要更多的包容性。G20机制和金砖国家机制的形成说明新兴经济体有了更多话语权，但金砖国家仅有四名成员，面临代表性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因此，2010年南非的加入使金砖国家有了非洲声音，从而使其代表性有所提高。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距今已有八年时间，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机制自身的运作使得金砖国家再一次显现扩员的必要性。一方面，金砖国家机制遭到“金砖褪色论”的质疑；另一方面，当前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威胁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金砖国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其中，扩员或许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之一。

近几年，金砖国家在机制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致使“金砖褪色论”甚嚣尘上。所谓“金砖褪色论”本质上是唱衰金砖机制的一种论调，认为金砖国家内部差异太大，没有“内部凝聚力”，是一块缺少“泥浆”的砖。机制化建设没有前途，金砖合作迟早会“褪色”，甚至“破裂”。^② 客观而言，“金砖褪色论”确实反映了“金砖国

^① 金良祥：《21世纪初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2期。

^② 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

家”机制发展实践中面临的某些障碍，这些障碍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金砖国家中多个成员陷入经济发展停滞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受到质疑。以巴西为例，在 2010 年其 GDP 达到 2.209 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总人口约为 1.97 亿，人均 GDP 达到 11225 美元，是“金砖国家”中的优等生。但到 2014 年，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巴西经济受到重创，当年的经济增速为 -0.69%，^①国内政治局势也陷入不稳定态势。总体而言，在金砖国家机制中，除了中国和印度保持较高增速，其他三国经济形势均表现不佳。

第二，金砖国家成员之间存在诸多龃龉，这些双边矛盾也给金砖机制带来不利影响。比如，中印两国存在领土争端，且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保持警惕；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心存芥蒂；等等。这些双边矛盾将会影响机制建设的成果，如 2016 年印度果阿峰会上，由于中国反对印度在最后宣言中点名巴基斯坦恐怖团体的企图，俄罗斯也未能支持印度的主张，这使得《果阿宣言》未能解决东道国印度的核心关切。^②金砖国家成员之间在最核心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比如联合国改革是金砖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金砖国家没有统一的议程；俄罗斯不认为扩大安理会成员国规模符合其利益，而巴西和印度则处于竞争之中。^③

第三，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和诉求的不尽一致导致金砖国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不能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例如 2011 年和 2012 年，金砖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甄选领导人的程序，但由于缺乏统一战线，欧洲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和美国人金墉 (Jim Yong Kim) 继续把持这两个组织。^④

因此，有效回应“金砖褪色论”，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金砖机制建设，做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BR&view=chart>。

② Courtney Hallink and Alissa Wang, “A Broad But Shallow Success: The BRICS Goa Summit 2016,” Brics Information Centre, October 31, 2016, <http://www.brics.utoronto.ca/analysis/research-report-go.html>。

③ Gokhan Bacik, “Turkey and the BRICS: Can Turkey Join the BRICS?,”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4, 2018, p. 763.

④ Elizabeth Sidiropoulos, “The BRICS in a Multipolar World,” *Project Syndicate*, July 25,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brics-south-africa-summit-by-elizabeth-sidiropoulos-2018-07>。

好“内功”；另一方面，可通过适当扩员，为金砖国家机制输入新鲜血液，赋予其更多发展动力。从这一角度看，金砖国家有扩员的必要。

扩员必要性的另一体现在于，扩员可以壮大组织实力，从而有助于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脆弱，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倡导“美国优先”，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挥舞贸易大棒，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威胁。2018年南非金砖国家峰会上，五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宣言，呼吁遵守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强调：必须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①但由于金砖国家机制成立时间较短、成员较少，实力还无法与美国领导的G7相抗衡。因此，扩员可以壮大金砖国家的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在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上的作用和能力。

扩员除了可以有效回击“金砖褪色论”和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以及促进世界多极化之外，还可以通过扩员展现金砖机制开放包容的形象，进而减弱西方国家对金砖机制的误解和疑虑。因此，综合来看，金砖国家机制目前有扩员的必要，也有意愿吸收新成员。

（四）准入的程序性

目前，金砖国家在扩员方面仍未制定明确的准入标准。这一方面由于成立时间短，机制尚未健全，另一方面在于金砖机制本身是一种较为松散的论坛形式。尽管其议题已经开始从单一的经济向多元议题方向发展，但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金砖机制对各成员约束力较低，各国除了利用机制平台达成宣言之外，有着很大的自由性。这就导致各成员国缺乏推动机制深化发展的内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南非作为唯一一个后来被吸收进金砖机制的新成员，其加入的过程可以为我们讨论土耳其“入会”问题给予有益启发。

2010年9月的G20峰会期间，南非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12月，作

^① “China’s Xi Jinping says world must ‘reject protectionism outright’,” *The Economic Times*, July 26, 2018,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chinas-xi-jinping-says-world-must-reject-protectionism-outright/articleshow/65153464.cms>.

为轮值主席国的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11 年 4 月，南非总统祖马以成员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正式会晤。从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成员国协商一致是该机制吸收新成员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考察土耳其“入会”问题时，现有成员国能否就扩员对象达成共识，是新成员能否加入的关键。可想而知，如果金砖国家中任一成员与申请国关系不睦、对扩员持明确反对意见的话，申请国将很难加入其中。因此，成员国能否协商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考察成员国与申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成员国和申请国关系稳定，申请国至少不会面临明确的反对；反之则可能面对既有成员国设置的政治障碍。下文将对土耳其与金砖五个成员国的关系进行大致梳理。

首先，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由于金砖国家的经济论坛性质以及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使得中国成为金砖国家的“无冕之王”。2010 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就是在中国邀请下得以实现，可见，中国在金砖国家的扩员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土耳其-中国自 1971 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尽管也有一些矛盾和分歧之处，比如经济上中土贸易不平衡，中国长期是土耳其的贸易顺差国等等。但总体而言，关系发展较为顺利，土耳其把中国发展视为本国发展的机遇，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抱有较高期待，并积极接近上海合作组织。^① 双方在中亚地区以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近几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土耳其的支持，双方在交通、能源、投资、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

其次，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关系历史悠久，可追溯至 16 世纪伊始的俄土战争。^② 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土耳其一直是西方集团遏制苏联向欧洲扩张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济合作日益加深。但近年的一些突发事件，如 2015 年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2016 年俄罗斯驻土大使遭暗杀等，使双

① 曾涛：《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② 唐志超：《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西亚非洲》2017 年第 2 期。

方关系出现波折。但纵观 21 世纪以来的土耳其、俄罗斯互动历程可以发现，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尤其是 2018 年以来土耳其和美国矛盾持续加深，土耳其、俄罗斯两国迅速走近，埃尔多安甚至在土耳其遭到美国制裁后表示要与俄罗斯结成新的联盟。^①

再次，土耳其与印度的关系。土耳其和印度历来关系友好，双方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和许多文化重叠之处（cultural overlap），双方都是基于种族、宗教和语言多样化的世俗民族国家，在中亚和阿富汗的稳定与安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② 2017 年 5 月 1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印度，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济联系。当然，土耳其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支持伊斯兰堡，这也是土耳其和印度关系中的主要分歧，但由于印度实力的快速增长并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土耳其开始加深与印度的合作。

最后，土耳其与巴西、南非的关系。土耳其、巴西两国于 1993 年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双方各个领域的合作都稳步向前发展，尤其在经贸方面。南非是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南土两国的贸易额约占土耳其在该地区贸易总额的 40%。^③ 巴西是土耳其在南美洲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土在该地区的最大贸易国。此外，土耳其与巴西、南非同为新兴经济体，双方在气候、非传统安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立场一致，双边关系较为平稳。

综合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土耳其与金砖国家的五个成员国的关系均较为平稳。尽管也有一些矛盾之处，比如土耳其与俄罗斯对中东影响力的争夺、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等，但国际关系本就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混合关系。从主要方面来讲，土耳其与金砖五国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因此，在金砖国家扩员这一问题上，不存在影响土耳其加入的重大政治障碍。

① “US condemns Turkey’s ‘retaliatory’ tariffs,” *Deutsche Welle*, August 15, 2018, <https://www.dw.com/en/us-condemns-turkeys-retaliatory-tariffs/a-45086999>.

② https://www.mea.gov.in/Portal/ForeignRelation/India-Turkey_Relations.pdf.

③ “Rela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RSA),”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mfa.gov.tr/reasons-between-turkey-and-the-republic-of-south-africa.en.mfa>.

三 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

本文第二部分在对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过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土耳其“入会”的可能性。以南非作为参考对象得出的结论有一定说服力,但鉴于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时间——2010 年距今已逾八年,金砖国家机制和土耳其面临的内外环境均已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仍需要结合当下的新形势对土耳其“入会”问题进行进一步考察。通过考察发现,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面临诸多挑战,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 金砖国家机制本身并不想成为反西方联盟

金砖国家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而是改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使其更加平等和公正。因此,金砖国家本质上不是反西方或反美国的联盟,而是现有世界治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 2017 年 12 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①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手对手国家 (rival powers),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开始把打压新兴经济体作为延缓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更有可能戴有色眼镜看待金砖国家的扩员行为,扩员或许会被美国解读为中国和俄罗斯拉拢新兴经济体来对抗美国的手段,这将进一步加大双方的分歧和互不信任状态。因此,尽管扩员有利于增强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展现其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但出于增信释疑的需要,金砖国家目前或许并不认为扩员是必须选项,可能继续通过其他方式如“金砖+”来促进该机制的发展。正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亚洲战略中心主任乔治·特罗亚 (Georgy Toloraya) 所说,土耳其和其他表示愿意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可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8, 2017, chrome-extension://kjlghdmljfgngjdpeiogebkiilpiimk/pdf_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www.whitehouse.gov%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7%2F12%2FNSS-Final-12-18-2017-0905.pdf

在“金砖+”的框架内与金砖国家开展合作，而无须获得会员资格。^①

（二）土耳其货币危机挫伤其发展潜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爆发了较为严重的货币危机，里拉兑美元呈持续贬值态势。早在2018年3月，美国已经对土耳其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2018年8月10日，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把土耳其钢铝关税分别调整至50%和20%。^②此言一出，土耳其里拉币值应声下跌20%，最低跌至7.24里拉兑1美元。^③美国此次对土耳其加征关税的导火索，为土耳其一直拒绝释放美国牧师布伦森。事实上，近几年来，土美两国关系因双方在制裁伊朗以及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问题上的分歧呈持续恶化态势，而近期不断发酵的布伦森事件更为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除了美国这一外部因素外，土耳其爆发货币危机与其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土耳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非由本国制造业推动，而是依赖高举外债进行投资来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但是这些投资并没有提升土耳其制造业的竞争力，反而大量流向消费领域，导致通胀率抬高，贸易赤字严重，外债风险高企。因此，这种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早已为土耳其的货币贬值埋下了伏笔，美国的关税政策只不过提前了土耳其爆发货币危机的时间点而已。尽管目前土耳其政府为稳定里拉汇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央行加息、号召民众用美元和黄金兑换里拉，以及向中国寻求资金帮助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货币贬值压力长期存在，这无疑将严重伤害其发展潜力。

（三）土耳其国内可能面临不同声音

尽管埃尔多安总统已经表明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但鉴于土耳

① “BRICS talks Turkey: Erdogan’s wish to join group cannot be fulfilled now, expert says”, Tass, July 30, 2018, <http://tass.com/world/1015343>.

② Lisa Lambert, “Trump escalates feud with Turkey, imposing higher metals tariffs,” Reuters, August 10,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turkey-currency-usa/trump-doubles-tariffs-on-turkish-steel-and-aluminium-idUSKBN1KV1H4>.

③ Humeyra Pamuk, “Turkish lira plunges to new record low in Asia Pacific trade,” Reuters, August 13,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urkey-currency/turkish-lira-plunges-to-new-record-low-in-asia-pacific-trade-idUSKBN1KX0QE>.

其国内政治生态较为复杂——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相互制衡，伊斯兰势力与世俗力量相互角力，执政党与反对派相互牵制，导致在很多问题上如加入欧盟、库尔德问题、政治体制、权力分配等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同样地，在土耳其国内是否加入金砖国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首先，土耳其是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和 G20 成员之一，而且目前土耳其通过“金砖+”模式与金砖国家五个成员国已经实现了较为良好的合作，再谋求加入金砖国家成为其“会员”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多余。^①

其次，土耳其国内部分人士并不觉得疏远美国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如土耳其外交部前部长亚克 (Yasar Yakis) 就认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实力不属于同一个重量级，与美国打贸易战必输无疑，美国对土耳其加征关税旨在让土耳其在政治上让步，^②而非试图颠覆土耳其现政权。而且土耳其和美国同属北约成员国，双方尽管在经济层面摩擦不断，但在军事安全领域仍保持紧密合作。因此，土耳其无疑会将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作为缓解自身压力的主要手段。

最后，近期美国和土耳其矛盾升级与特朗普中期选举这一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布伦森事件^③自 2016 年以来便一直存在，近期该问题不断升温的原因在于布伦森是一位福音派牧师，特朗普需借布伦森事件获得国内福音派的支持。^④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刚赢得新一任总统大选不久，通过与西方对抗来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希望借此提高其支持率，也是其强硬应对美国的重要考虑。因此，土耳其-美国关系矛盾升级有其特殊背景，或许在一段时间以后两国紧张关系会慢慢冷却下来并逐渐回归正常状态。

因此，无论是土耳其国内存在不同声音，还是其最近爆发的货币危机，抑或金砖国家现阶段对扩员不甚积极，均导致土加入金砖机制的前景面临

① Andrew Korybko, "BRICST: Turkey Wants to Join BRICS,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Global Research, July 31, 2018,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bricst-turkey-wants-to-join-brics-weighing-the-pros-and-cons/5649195>.

② 《独家 | 专访土耳其前外长：土若转换阵营，恐引发中东巨震》，第一财经，2018 年 8 月 14 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010903.html>。

③ 2016 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土耳其拘捕美国福音派牧师布伦森，声称其具有间谍活动，导致土美关系紧张。

④ Demetri Sevastopulo, "Donald Trump uses dispute with Turkey to rally evangelical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7,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3c0b59d8-a16e-11e8-85da-eeb7a9ce36e4>.

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 结论

本文要解答的两个核心问题为：土耳其为何有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以及其加入的可能性如何？针对前一问题，本文从推力和拉力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西方国家不接受土耳其带来的推力以及金砖国家机制对土耳其地区大国角色的承认属性产生的拉力，决定了土耳其寻求加入金砖国家。针对后一问题，本文认为目前金砖机制并未制定明确的准入程序，单纯考察土耳其加入的可能性或许显得太过抽象而导致主观性太强，以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历程作为参考，再分析土耳其“入会”的可能性可能更具操作性和说服力。

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第一，从对目前世界秩序的认知看，土耳其总体支持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秩序改革的诉求；第二，从地区代表性的角度看，土耳其是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同时是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发展前景向好，但中东地区的强国除了土耳其外，还有伊朗、沙特和以色列等国；第三，从金砖国家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金砖国家有扩员的必要，以回击“金砖褪色论”以及维护开放、多边主义的世界贸易体系；第四，从金砖国家吸收新成员的决策机制看，土耳其与金砖五国关系良好，不存在影响土加入的重大政治障碍。在上述四个条件中，对世界秩序立场的一致性决定了土耳其“要不要”加入金砖国家；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地区代表性和金砖机制对扩员的立场决定了土耳其“能不能”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准入程序决定了土耳其“如何”加入金砖国家。

综合上述四点发现，并结合目前土耳其和金砖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土耳其和金砖国家对现有秩序的立场基本一致、金砖国家有扩员的意愿、土耳其与金砖国家成员的关系也基本稳定，但土耳其并非中东地区唯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地区代表性受到质疑。尤其是近两年来，土耳其里拉呈持续贬值态势，使其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会影响土耳其的整体实力及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持续与扩大。除此之外，金砖机制并不想成为反西方联盟，土耳其国内在是否加入金砖国家这一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而且，土耳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与金砖国家新兴

经济体的角色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如何协调这两种身份也是土耳其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土耳其能否加入金砖国家的论述只是学术上的一种逻辑推理，在现实的政策操作方面，金砖机制的扩员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决定。

[责任编辑：张向荣]